

重阳感怀

邢宝进

九九又重阳,年年菊花黄。
想想爹和娘,几度伴菊香。
行孝当趁早,切莫空悲伤。
孝行代代传,世世美名扬。

卜算子·国庆

李苗

神州百战胜,红日初东升。
映得山河多锦绣,红旗亿万家。
国泰民安岁,灯火阑珊时。
风景唯这边独好,当举杯同庆。

秋分随笔

李培省

一场秋雨一场凉,节自秋分夜始长。
丹桂飘香枫叶赤,青松滴翠菊花黄。
碧云黄叶雁长唳,朗月清风露欲霜。
稻菽翻波丰稔景,国运昌隆民富强。

三候菊有黄华

闫相达

风吹落叶声 似旧时耳语
诉说着 一个不曾遗忘的怀念
菊在冷落中独舞
倔强地盛开 在秋的怀抱里
写下热闹的诗行
秋无意地走过 留下金色的足迹
那些被忽略的角落里
菊花成群结伴

深秋的大地 是一幅苍茫旷远的画
万物凄凄 却有菊点缀其中
仿佛在宣告
生命的不朽与顽强

这一季的黄华 是秋的礼物
菊的姿态 似不屈的民族魂
在秋的风头
用微笑来迎接冬的寒
那些金黄旧事 在风中飘扬
成为季节的回声
久久在脑海里回荡



孟庙的树

远远地,一片浓重的黛色镶在楼群中,像汪在大地上的岩壁深厚的潭,那就是孟庙了。
未见飞檐画栋的建筑群,你先看到的是孟庙里的树。得以一圈红墙的庇护,孟庙的树长得恣意盎然,而且,出现了许多罕见的生物奇观。
“藤系银杏”是孟庙中的一景。一棵高大粗硕身披鳞甲像披挂着铠甲的壮士的银杏,周身攀满了柔韧绵长的紫藤,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分彼此,不相上下。四五月间,紫藤结出一串串花穗,使银杏像个“菊花插得满头归”的佳人,而秋冬季节,繁叶落尽,银杏看上去又像一个带着枷锁的无奈的囚徒。焚帛池内,一株老槐枯朽得只剩下一绺带状的树皮,缓慢地向枝头输送着养分,高处裂透出一个锅盖大小的树洞。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一个孟子后裔在祭祀完先祖后,昂首望天,惊喜地从这个树洞中望见了西沉的橘红色的月亮。从此,孟庙中又添一景——“洞槐望月”。

寝殿前长有两棵古老的桧树,其中一棵的树洞里垂挂出两串旺盛的枸杞,这便是孟庙中著名的“桧寓枸杞”了。每年秋末,枸杞结出红彤彤的果实,摘几粒放入杯中,可品咂出枸杞的甘美和桧树的陈香。

另一处奇景在孟庙东墙外,叫“古柏抱槐”。一株经年古柏苍老得树身只剩下一个外圈儿,恰巧在这个“圈”内茁壮地生长着一棵槐树,柏和槐紧密得没有一丝缝隙,像一对紧紧拥抱长久不分的恋人。柏和槐共生共荣,又各自蔽蔽,谁知道这柏中可有槐,槐中可有柏。

孟庙里最多的就是松桧和侧柏。这些柏和桧遍植孟庙的各个角落,给孟庙带来一派森然气象。这些老树有的枝柯干枯,只有顶梢一片苍绿,像擎着一面旗。有的枝叶繁茂,而树顶却枯干了,像舞着一杆戈。再看树身,周身的裂纹呈螺旋状盘绕而上,可是它猛烈用力留下的创伤?

我去孟庙是一场大雪后的上午,众多花喜鹊、灰喜鹊在树上盘旋,鸣叫,地上落满柏子。潮湿的草皮上钻出几朵黑褐色的野蘑菇。阳光透过树隙照射过来,给弥漫寒气的孟庙注入几分温暖。游人很少。在庙中做了多年导游的张慧女士告诉我:孟庙中各种树木共430余种。这些树的树龄大都在八九百年以上,年岁远远大于孟庙内的所有建筑物。因为孟庙据有史可查的记载,已修葺了38次之多,而这些树却多为宋元时期栽植。有的系建庙时栽植,还有的早于建庙时间。她还告诉我:“孟庙中的另一大景观就是这些树上居住着三四千只灰鸢。这些鸢在这儿不知生活多少年了。它专吃活物,以微山湖中的鱼虾为食。成鸢每日往返庙与湖之间,衔鱼叼虾,哺育幼雏,繁衍生息。夏日,游客会不时在柏树下发现一些从树上掉下来的鱼虾,那是灰鸢在伺喂幼鸢时不慎落下的。当地有一位摄影家曾专门拍摄过灰鸢的专题照片,还在国外办过影展。可惜你来的不是时候,现在灰鸢都到南方越冬去了。”

在这片树林的中央,端坐着孟子。孟子彩塑安放在亚圣殿内,神态轩昂,双目如炬。平缓有力的话语仿佛从飘动的髭须间吐出: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事不可缓也。”“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贤者以其昭昭,

使人昭昭。”“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这时,我觉得这片古树是专为穿过时空隧道走来的孟子准备的。最好让孟子在一片绿荫下讲出他的话语。最好在湿润的土地上播下优良的种子。两千年前的齐国、宋国、滕国、魏国都是一片干旱贫瘠的土壤。孟子在他年富力强的时候,率弟子在上述国家之间进行了20多年的游说活动,力图实现“仁政”治国的政治抱负。然而,饱满的种子在皴裂的土地上滚动,始终没有扎根萌芽。65岁时,孟子退居邹国,教学、著述,终其一生。
包裹着坚硬外壳的种子还是等来了细雨和风,它最终找到了人心这片厚厚的佳壤,汩汩血脉滋润着它,使它慢慢破壳,慢慢生长。其实孟子就是一棵不老的树,这棵树历经两千三百年风雨,枝叶繁茂,葱葱郁郁,独木成林,荫庇天下。

孟府的花

朋友说,孟府的流苏开花了,你快去看吧。
流苏这种树,在邹城只有两棵,生长在孟府赐书楼前。树是大树,每年四五月,它的花浓密、繁盛,为孟府一景。
进了孟府,就能看到流苏醒目的花冠了,它通体洁白,像一片云、一团雾或一股轻烟,在那里凝住不动,让人顿生遐想。既使走到树下,也看不出独立的花朵,更辨不清一片片花瓣。朋友找来梯子,竖在就近的一面墙上,以便让我能够近距离地观看和拍照。但我攀上梯子,看到的依然是一片迷雾。我们在树下捡了一个早谢的花朵,发现它的形状呈伞形,酷似破碎的雪花,难怪人们把流苏称作“四月雪”。这个时候,荼靡也开花了。孟府里有四棵荼靡,两棵白的,两棵黄的。最大的一棵在世恩堂前,开白花。荼靡又叫“十里香”。有资料说,这棵荼靡开花的时候,“半座城市都弥漫着浓浓的花香。”现在看,这是不可能的了。但是,若说进了孟府便能嗅到荼靡的花香,是毫不夸张的。
宋代的王淇有诗曰“开到荼靡花事了”。我一直不赞同的。实际上,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花在开放,怎么能“了”呢?不出孟府我们就可以验证一下,因为孟府就是一座大花园,春夏秋冬都飘荡着花香。春天有连翘、杏、桃、紫叶李、木瓜、海棠、樱花、牡丹、芍药、丁香、紫荆、紫藤、玉兰、五角枫、地黄、苦菜、蒲公英、猫眼草;夏天有蔷薇、木槿、月季、紫薇、槐、石榴、睡莲、海桐、水竹、石竹、石兰、榕树、棕榈、桉树、女贞;秋天有枸杞、茱萸、美人蕉、菊花、荆条、牵牛花、绞股蓝、灯笼草、毋忘我;冬天有梅花……

还不得不说孟府的石榴。石榴通常是开花红的,“榴花似火”,然而孟府世恩堂前有两棵冰糖石榴,开白花,结的石榴甜脆甘冽,食之余香满口,是孟府一绝。
孟府其实是有后花园的。据记载,那里“名花异草,奇石怪岩,山水亭榭,曲桥花厅俱在”,“四时花木扶疏,花果丰硕,莺啼燕呢”,的确是个散心赏花的好去处。可惜它已荡然无存。而今,仅散植在各进院落的零星花木也足以让人们惊叹称奇了。

孟府是孟子嫡系后裔居住的府第,建于北宋末期。前后共有七进院落,大堂是孟府的主体建筑,这儿是孟家开读诏旨,接待政府官员,申伤族规家法以及节日、寿辰举行重要仪式的地方。堂前檐下悬挂着清雍正皇帝手书“七篇始矩”。“七篇”指《孟子》包含《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七篇,始是“赠给”,“矩”指规矩。这四个字是皇上告诫孟家后代的。然而,千百年来,以孔孟思想为主体的儒家文化慢慢浸染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以至成为国学,这四个字又何尝不是告诫中国人的呢?

三孟走笔

孙继泉

这是人的事情。孟府的花儿可不管这些。它们什么也不知道。它们只管接受阳光、清风和雨露,自顾自地生长,长叶、绽蕾、开放。

大堂后面是内宅院,正厅名曰“世恩堂”,是孟家嫡系后裔居住的地方。最后一个在这儿居住的是孟子第七十四代孙孟繁骥。1945年,孟繁骥迁居南京,1949年去了台湾。从此,再也没有人在这儿真实地生活过。今天,在“世恩堂”,我们可以看到孟繁骥与妻子王淑芳的照片,孟繁骥儒雅,王淑芳文静,想来他们在这儿生活得很充裕,心情也比较安定平和。

自明景泰二年,孟子第五十六代孙孟希文被加封为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至民国二十四年,“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的封号在孟家沿袭了18代,近500年。虽然孟家嫡裔一直享受正七品待遇,然而他们的主要职责是看护维修林庙,祭祀先祖,弘扬儒家文化,“公务”不是太繁忙,也无须卷入官场的争斗而劳心劳神,所以心里是清静,的生活是悠闲和从容的。所以他们才有闲暇有心情侍弄满院花木,培育四时果蔬。孟府的树和花多为上百年或数百年高龄,它们不是一天栽植的,它们是历经数代人的心血精心培植养护的。可以说,在哪儿栽一棵树,栽什么树,都有主人明确的用意,都体现着主人的旨趣和意念。每一棵树和花都陪伴主人走过漫长的时光,都有过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如果孟繁骥老人生在世,或许能向我们讲述一些发生在这些花木之间的精彩典故,不过,孟老先生已经作古。只有这些红的、白的、粉的、黄的,紫的花朵兀自盛开,叙说着我们无法听到的语言,倾吐着无人知晓的秘密。

每当看到这些花,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孟府那众多的花木及斑驳的人体,体味他们如花的热情和沉静,眩目与沉寂,遥想他们欢笑背后隐藏的辛酸,热闹背后潜藏的苍凉。

暮色中的孟子林

林子里静静的,是那种暮春午后特有的宁谧和安详。而且,在春日暖阳的烘烤下,林子里升腾着一股浓郁的柏香。林是孟子林,它铺展在四基山下。此刻,我们已经在这片山林墓地上徘徊了许久,在这从茂密的古柏下思索了许久。

林子里的路四通八达,却没有一条上山的路,我们选了一个平缓些的山坡,决定从那儿攀到山顶。松动的石片不时被我们蹒跚,落在地上的树枝被我们踩断,发出啪啪的响声。一只只黄绿相间的蜥蜴惊惶慌地爬过一块巨石,钻进狭窄的石缝,几只褐色的蚂蚱从我们脚下迅疾地窜走了。藏在树冠里的斑鸠、花喜鹊、灰喜鹊也被我们惊飞,还有一只山鸡,从一片草从里跃起,扑扑嗒嗒飞过密密的树丛,落到不远的山凹里。

我们是专程前来拜谒孟子的。世代看护孟子林,如今为孟林管理所副所长的马登科陪着我们。他手中提着一串钥匙,钥匙碰撞着,叮叮当当。他走在前面,熟练地用钥匙打开享殿两扇木质的大门,门被推开,吱吱呀呀。享殿正中绘有孟子像,存有几通从林里迁过来的石碑,再也没有别的了。我们走出享殿,马登科又把门合上,啪地锁闭了。享殿后面就是孟子墓。这是一个状如小山的大土丘,墓地四周用一圈石墙围住,墓顶上植满柏树,树下长满了茅草,几株苦菜开着黄色的或白色的花朵,还有一丛地黄,对生紫色的花苞像一只只小喇叭。

“孟子墓很晚才被查证。”马登科向我们介绍说:“孟子逝于公元前289年,后历经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没人知道孟子葬于何处。1300年后的北宋时期,孔子第四十五代孙道辅出任兖州府,他发誓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寻到孟子墓。他派人深入调查,多了解,并查阅了大量的

史料,最后在四基山之阳找到了孟子墓。于是组织当地工匠铲除荆莽,砌石垒土,兴建享堂,定期祭祀。”所以,孟子墓不同于皇陵、王陵和贵族陵墓,这儿没有那些珍贵的陪葬物品和出土文物,没有任何色彩眩目的图片资料,有的只是一抔黄土,几缕清风。这个时候,我们忽然动念攀登四基山,我们想站在山顶看一看孟子林,看一看孟子墓。

山不高,一会儿就到达了山顶。几只山羊在石缝里寻找着青草,几只老鹰在空中飞翔,搜寻着猎物。

从山顶上回望孟子林,林子像一方深绿色的毯子平铺在山坡上,看不到孟子墓,也看不到孟林中的唯一建筑享殿,它们全都隐进了这片黛绿中。

“孟子为何葬于这片山坡?”有人提问,不知道他在问谁。我们没有查考资料,如果有资料记载,那大概也是后人的猜测。我的理解是,选择山坡,能够正面与太阳相对,在北半球,只有带坡度的地面才能在一天中的某一个时刻与金色的阳光呈直角,才能得到太阳完完全全的照耀。只是,我的这个“猜测”没有说出口。

下山路上,我仔细揣摩自己的“猜测”,越发觉得有了几分道理。孟子学成之后,率弟子周游列国,推行自己仁政治国的政治抱负,然而,他乘兴而去,却失望而归。孤独的孟子只有与日月相对,与上苍交流。他说些什么呢?他说: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这些话,孟子在两千年前就说了。

他说给谁听呢?当时他是说给人听的。听这些话的是:齐威王、邹穆公、鲁平公、滕文公、梁惠王、梁襄王、齐宣王。这些人不能说不聪明,然而,这些人间君王却听不进这些话语。那么,他们的覆亡就是早晚的事,是注定的事。

其实,这样的珠玑之言是结在大树顶端的一串串饱满的果实,是阳光雨露孕育的甘美浆果,由于它挂得高,人们看不到它;由于它隐得深,飞鸟也找不着它。它就只有完好无损地交给太阳,交给苍天了。说完这些话,孟子一无挂碍地走了,因为他真正做到了“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

来到山脚,已经是夕阳西下时分。阳光照着这片浓密的林子,似给每一株古柏都镀上了一层金箔,看去有说不出的和煦,说不出的温暖。几杆树影横在孟子墓上,如太阳的手指。树在风中晃动,影子在墓上游移,像一个白发老人将手按在爱子的头顶反复摩挲,一遍又一遍,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
(本文略有删减)



公益广告



拒绝高额彩礼 反对攀比之风

共建文明乡村

讲文明·树新风·扬正气·促和谐

任城区融媒体中心 宣